

(血熱)

戴院長信佛原因

(鴛鴦)

爲女子、用心慳慳、愛情濃厚、時氏固已使君有婦、而庭訓甚嚴、如

青島之勝山，有木村，風景清幽，爲道署勝地，有一小樓一所，爲宋教仁被刺案關係人。洪述祖別墅，現爲一女婢開設聚島咖啡館，即居時夫婦所居。此，伊即居時，至今居此已歷十六載，現有一女隨同營業，決替洪氏堅守此地，玩其耐氣，似爲述祖之妻。此次王德富王曉近等遊覽勝山，伊詢洪深近况甚詳，其與洪氏之關係，似不鮮也。（心俊）

是時經濟拮据，環境不良，故未能繼日入歸國。當戴氏乘輪西上轉赴四川，當籍時，某夜，戴氏竊立甲板，見皓月當空，萬籟沈寂，回憶與甲花前月下，攜手談心，依戀情懷，似在目前，今爲環境所迫而時離，從此天各一方，不悉能否有重圓之日，思念及此，不禁悲從中來，而自製之念，亦與之俱生，遂縱身一躍，跳入江心，是時輪中旅客，聞人跳聲，驚無一人知之者，追戴氏投江之一刹那間，忽又轉念革命未成，民族猶未解放，

有二夫，同時向二夫取得費用，

徐賢平

其自述，曾一度肄業於持志大衆，則因一熱戀之女大學生也，以生之智識，自然比衆不同，故能

水 冷 村

待旦平

(鵬大)
某曾電京中要
將陳彬解職
放行希望之意

中報因陳彬龢辭職過甚，因不明瞭該報詳細情形，爲區委員長所不滿。在朝，卽電吳市長就近向該報接洽，局查閱一切，該報對於宋子文之陳彬龢，及一阮某之言論，爲最不滿。前將氏之飯碗，將因此而犧牲矣。查龢在時事新報發表評論之文章，曾因書論痛罵宋子文，而爲宋氏所忌，故彼飯碗，幸與不幸之別矣。

此兩案均有兒子關係，亦大可聞
或則此亦大學生之善於運用手

全國經售處百餘家
總經理上海南京路中美鐘表公司

經濟問題
名表優劣者非百元不可得即銅壳名表亦非數十元不可今香檳表祇售五元可稱唯一經濟名表

煙台啤酒

贈紀念杯十萬只

每打一只 每木四只
贈完截止 本埠為限
各經售處 均有代贈
原箱現買 不取送力

上海義成公司總經理
同平路八七一八九號
電話三一四四三號

退醒廬著書譚

(海上漱石生)

畫苑人物志

黄小娘吊的妙物

(梅)

金鋼鑽小說集

是廳院

說部卮言

五五

金鋼鑽報館

作屬面，俞書君畫，堪稱美具難
能君關關丰度，逸少亦有張緒當
一紙，不啻臨風雙玉樹也。聖廟社

十餘歲、其識獨多、金融界鉅子、爾許湘聞人、一堂濟濟、詢可謂二難併矣、中

之書更賺客欣賞。推爲來賓服用之別裁。

說部危言

(陸澹齋)

不歡、非醉不歸、君不能飲酒、陣旣
常臨陣脫逃、酒令究非軍令比、

小說情
醜陋底惡

復情
(三五)
(吾還)

聚斂，均去才力。節者，擇地發粟，以主辦之。當值者，由社友輪流，並無組織中，有稍爲組織者，社中刊物，星宿海、不佞與趙眼雲編輯，星宿海、不佞與趙眼雲編輯，羅星集、不佞與趙眼雲編輯，煙橋去年曾發起十週紀念刊行一紀念冊，社友各盡所長，撰一精粹之作，且每友刊一傳及照像，凡其作品即印之刊物，攝取其封面報端，製成摺以見一斑。茲煙橋主政瑞湖半月刊，辛勞萬狀，未知尚有餘暇及此否，幸勿念也。

范煙橋、吳江人，髯幹高偉，故名許指皆嚴見之，謂爲南人北斷髮文身，古慣俗也。春秋時吳爲蠻地，故其人多喜文身，嗣後此風流入申土，文身者日多，降及宋季，人民喜刺花繡於胸背兩臂間，胡爲美觀，故水游百八人之中，刺花者甚多，如九紋龍史進（第一回云：「史太公又請着丈人」），楊林虎遇魯智深云：「只見一個胖大和尚，脫得赤條條的，背上刺着花繡。」又魯智深向楊志云：「人見酒家背上，有花繡都叫做做花和尚。」短命二郎阮小五（第十四回病關索打小五）披着一領舊布衫，露出胸刺着的青鵝兒一個（第十五回）；病關索楊雄（第四十三回救楊雄云：「那人生得好一表人物，露出藍靛臉，一身花繡，雙鳳展翅解臂」（第四十八回救解臂云：「兩隻腿上，刺著兩個飛天夜叉。」）浪子燕青（第六十回救燕青云：「盧俊義叫一個高上匠人與他刺了這一身通體花繡，却叫玉亭柱上鋪着軟氈。」）花頂虎賁壯（第九回鼓鼙莊云：「渾身上刺着虎斑」，額項上刺着虎頭，」書中均謂其身上刺有花繡，且當時竟有高高手匠人，專以替人刺花爲職業，亦可見一時風行之盛。今則工手不多見，花南齊而，江湖豪俠，尤喜以刺花自示其壯健，惟通體花繡，外國人手亦有刺花臂上者，其意義雅興與申土不同，常別論之。

晚上一個人，怎麼還能夠安睡。一個愛人在害得危險的病，而不得看見一眼，這是何等慌急，煩惱的事，睡神決不會去攪引這種正在慌急，煩惱的人。可人整整地一夜未會合眼，但並不覺到疲倦，反暗自欣喜，欣賞他自己犧牲了一夜，畢竟想得了個很好的方法。

在清早裏，他親走將黃冰家裏去。經一個僕人告訴他，纔知黃冰還未起身，他在黃冰家裏是很慣熟的，便一跑走進黃冰的臥室去。

「有了方法了，一個很巧妙的方方法。」當他走進黃冰臥室的門口時，便大聲嚷說。

可人走進床前去了，看床上的黃冰正在翻身，似乎不會聽見他大聲嚷說的聲音，翻了身，又呼呼地睡去了，似乎不見覺得可氣，只得把手使勁去推動他醒來。

黃冰睜開眼來，見是可人，很異訝，忙扶扶眼坐了起來。

「好早呀！什麼事這樣着急？」黃冰打了一個欠伸，慢條斯理的問說。

「我想得了方法了。」

范煙橋、吳江人、軀幹高偉、故名宿許指嚴見之、謂爲南人北

刺花爲職業、亦
俠、尤喜以刺花
花臂上者、其意

亦可見一時風行之盛、

今則工人多有刺其
花繡、殊不多見耳
別論之、

花兩臂者、而江湖豪
、外國水手亦有刺

東方城戲時、先請倪高風君入局
再三再四以讓不才、足佩此君
風讓德爲不可及、而張舍我君

「好早呀！什麼事這樣着急？」黃的問說。

「我想得了方法了。」

冰打了一個欠伸，慢條斯理